

钢铁子弟兵

第一集

通俗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鋼鉄子弟兵

（第一輯）

通俗文艺出版社编辑部编

通俗文艺出版社

鐵道子弟兵

（第一集）

封面設計：金文明

*

[illegible]

*

[illegible]

統一書号：T10023·363

定价：(5)五角

China

出版者的話

中国人民解放軍，自从一九二七年建軍以来，已經經历了在中国历史上最不平凡的三十周年。三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軍的全体指战員，在党的領导下，用自己的鮮血，写下了无数不朽的詩篇，完成了偉大的民主革命，并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中国人民解放軍总政治部为了紀念这个光榮而偉大的三十年，曾发起了一个"征文运动"，并将一部分应征文稿，在各个报刊上陆續发表。这些文章，从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各种战斗崗位上，記录了中国人民解放軍三十年来艰苦奋斗的豪迈事迹，它是一部準确、生动、眞实的英雄史詩，又是一部极其壯闊絢丽的文学巨著。

中国人民解放軍总政治部对于这些应征文章，是特别重視的，除在报刊上先行发表一部分外，并将有系統地把这些文章整理起来，編成专集。但此事工程浩大，并不是短时期內所能完成的。我們为了使广大讀者能够較先的閱讀到这些精彩的作品，特征得"解放軍三十年"編輯部的同意，从已經发表的征文中，选出一部分，用"鋼鉄子弟兵"作为書名，分三冊出版。

出版这本書的目的，一方面想帮助讀者对于中国革命艰苦的历程有一个更深刻具体的理解；一方面想号召大家从人民解放軍身上，学习他們各方面的优良傳統和高貴品質，以被刷新颜的精神，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

China

目　录

莲花一枝枪 …… 黄　铁（1）
我跟父亲当红军 …… 吴华奇（7）
红军炮兵的诞生 …… 钟生盛（13）
我们成了红军战士 …… 陈世荣 徐承俊（17）
红要红到底 …… 熊自新（20）
千辛万苦寻红军 …… 贺梦光（26）
最后的渡口斗争 …… 林修光（40）
"我们都是红军" …… 宋　静（46）
红军，红军，俺民的亲人 …… 阿尔木甲（51）
架浮桥过乌江 …… 何力斌（60）
夜取遵义 …… 王振成（65）
巧渡金沙江 …… 何应集（71）
大渡河畔英雄多 …… 杨得志（81）
在大渡河下游 …… 刘　忠（89）
泸定桥畔 …… 钱国民（97）
筏载过草地 …… 张湘潭（101）
万"苦"流芳 …… 郑清林（105）
长征中的小置锋同们 …… 廖兴文（111）
渡过了最艰苦的一刻 …… 何华章（116）
保卫党中央的一战 …… 张光华（121）
不倒的红旗 …… 谭清林（125）
妇女团被骗记 …… 彭　珍（128）
难忘的湘西三个月 …… 熊克林（135）
忆渡黄河之前 …… 曹思玉（145）
强渡黄河 …… 曹国华（150）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遥花一枝枪

吴　铁

在井冈山区，老一辈的乡亲们还会记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曾经流传过这样一首歌谣：

陈精进一枝枪充团长
一枝枪啊遥朝湘
追得（哪）朝湘（哦哦）到处躲

这首歌谣一直激动着年青赤卫队员的心，给我们留下了忘不掉的自豪的感情……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臭恶的"马日事变"。同年八月当反革命军队打进江西省的时候，遥花县科察队的领导人陈朝湘剥掉了革命的外衣，露出反动资本家狰狞的面目。科察队六十枝枪被他缴走了五十九枝。

陈精进带着我们六个同志逃出了虎口，来到城北的九都村。我们七个人唯一的武器，就是贺国庆和苏广明拼着生命抢出来的一枝俄国步枪——这枝古老而精实的枪，就是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里写的："遥花保存一枝（枪）"。

在九都没过多久，我们重新组织起来的赤卫队已扩大到一百三十多人。陈精进当团长，贺国庆为我们中队长。我们有许多红缨枪、鸟枪和竹筒枪①，但是真正的枪全团还只有那一枝俄国枪。

要闹革命就得有枪！于是我们选出了苏广明、王仁林、苏国贞、杨番和陈瑞五个同志，先后混进遥花城里，加入了陈朝湘的

① 竹筒枪：一种能吓人不能伤人的土制武器。

China

靖卫团，等待着机会。

九月的一天，陈朝湘带领了八十来个靖卫团首向九都开来，要来消剿我们。我们得讯后就隐蔽在九都附近的山里。第二天夜半时光，我们包围了他们睡觉的新兴旅店。首领庆端起了那枝真正的枪，"砰"地一声打响了赤卫队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战斗！

早已联系好的五个同志，马上背了六条"湖北条子"①（王仁妹还拿了别人的一枝枪），回到自己的队伍里。这样，七枝步枪加上几十条鸟枪和竹筒枪，瞬时打晕了敌人的头脑，不知我们来了多少人，有多少枪啦。

我们一面打一面还高声大叫：

"把陈朝湘交出来！"

"缴枪不杀！"

敌人在屋子里混乱。我们冲开了第一道大门，他们堵住了第二道大门，躲在第二幢楼房里放枪。我们正想攻第二道大门，时厌的东方却泛起了灰白色的云块，天要亮了。天一亮，如果给敌人发觉我们只有六条枪，那是很危险的。无奈何我们只得退了。周惠们恨的咬牙切齿，临走时给他放了把火。

当天下午，陈朝湘纠合了隘西、上西两处的地主武装，从两个方向围过来。隘西的敌人对这里的地形是不熟悉的，陈团长决定先打他们。

我们躲在山上的树丛里，等这些送死的家伙走到山脚下，几门土炮"轰"地一下把几十斤铁粒子，朝他们迎头扑过去。紧接着在一片震天撼地的喊杀声中，我们发起了冲锋。

敌人最害怕面对面地拼杀，一见我们冲锋，他们调身就逃，我们就紧追。追了十五里路左右，八十多个敌人往两面山坳里逃的一个也不剩了。这回我缴了十一枝步枪，总算还够本。

敌人逼着吃了两次亏，一定不会甘心。和他们硬拼是使不

① 一种步枪的名称。

China

得的，因此县委命令我们退到永新县附近的和山山区。

县城里的两个师卫团团长谭余云和严高成，知道我们在和山，他俩就背了四枝步枪来投奔革命。说起谭余云可真是了不起，天上飞着的麻雀，他一举步枪不用瞄准就能打下来！可是，这回多余的两枝枪我仍旧没有分到手啊！

大约是快到九月底的这一天，陈团长把我和刘培森、刘雨华三个人喊了去，对我们说道：

"喜事来了……"说着望着我们微微地笑了起来。

难道又要我们缩卫团缴武器吗？

我们正在猜啊猜的，陈团长站起来拍拍年纪最小的刘雨华又说："毛主席要送三枝枪给我们团，决定派你们三个人去领，领回来就归你们管。这么样，算是挺喜事吧！"

这，难道是真的？……我们三个人扭转身就奔到宁冈棉花山，在红军政治部里领来了三枝"比团造"。回来的路上，我们不停地用拳头顶着衣袖，擦着摸着，心里还在说着："总算熬出来了，又有三枝真正的枪了！"

真正的枪，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有了二十八枝。

一九二八年夏天，蒋介石把他的第六军的三个师调来打我们。他们挨家挨户地进行清乡。高洲区苏维埃主席谢恒标四兄弟全被杀了，许多赤卫队员的家属也遭到惨杀。我们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根据上级指示，我们的二十八枝枪必须暂时隐藏起来。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夜晚：贺国庆讲着我、刘培森和老杨头（忘了他的真名），四个人悄悄地来到一个山谷里。我们把带来的二十八枝枪摸了又摸，看了又看，才恋恋不舍地知缴起来。然后，我们对着黑夜的长空，对着山下乡亲们的土地和房舍，用红色战士的名义起誓：

"如果我被敌人抓住，头可断，藏枪的地方决不说出！"

天明以后，又遇到了敌人清乡，我们四个人都被冲散了。我独自躲在没有收割的稻地里，挨过了整整七个白天和七个黑夜。

China

白天，太阳晒得头晕脑胀。半夜里露水落下来，浑身上下又是一片湿。但总算在乡亲们的掩护下，没有暴露也没有饿死。

不久，我们接到县委的通知，离开了山区，来到浙赣铁路边的宜春县城。谢德兴同志带着他的妻子，在车站附近开了一家饭店；谢振兴同志混在国民党县党部里当"师爷"（即文书一类的职务）；我和谢凤山两人领了八块银洋，干起了贩炭的买卖；还有……加上老楼头这个一忽儿化装成乞丐、一忽儿又化装成商人的联络员，我们十多个人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组成了一个联络站。联络站不断地把国民党县党部的秘密文件，和驻在城内的何键部队的动态，输送给县委。

重阳节来到了，国民党军队高高兴兴地举行发饷组。

用乡亲们的话来说："这真是天意！"事情是这样的：

谢振兴同志相熟的一个姓张的营长，赌巧赌运不佳，一个通宵把全营的饷银输光啦！发不出饷银，许多官兵把他告到团长那里。他闻说团长要杀他的头，急得走投无路，连夜来找谢振兴帮助。谢振兴就趁此机会动员他投奔红军，并且还给他下了保证：如果他能把全营的武器带去，还可以继续当营长。

再也没有第二条路了，他向我们表态，说是：

"我张某如有三心二意，出门炮子穿心！"

于是，我们带着这个起义的营离开了宜春。走到武工山附近，被国民党军队何键部堵上了，一仗打下来，回到遂花时只剩了两个连。

接着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把起义的营和赤卫队合编为"遂花县红色独立团"。陈精进为团长，刘桂川为党代表，起义的张营长为团参谋长。贺国庆当了三连连长，我是他的一班副。我的班长就是那位神枪手李海云。

十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我们团在井冈山受了一个月的训练后又回到九都，听当地乡亲们报告说：离这儿三十多里路的南波村有个名叫杨良盛的大劣绅，他最近买了九十六枝步枪，还有一挺

China

快慢机、一枝手枪和一枝驳壳枪。

同志们得知了这个消息，乐得要命。第二天清晨，我们得到了县委的批准，就向南渡村出发。其时，在南渡的山顶上和杨良盛的一连军事哨遭遇了，战斗在没有把庄子包围之前就打响了。结果被杨良盛的弟弟杨容成带了一枝驳壳和五枝步枪逃走了。杨良盛当场被打死，余下的他又全部补充到我们团里。

这个战斗从开始到结束，前后还不到一个小时，基本上还是打得很漂亮的，特别是我们班长李海云，表现得最勇敢最机智，他一个人就缴来了六枝枪。有歌谣为证：

天上乌云变红云，
红军出了个李海云，
李海云打仗真是强，
一人缴了六枝枪。

队伍从南渡回到九都，正好碰到红军第五军彭德怀军长也从湖南浏阳赶来九都。无巧不成书，不知死活的国民党罗林部队就在这时候来攻打我们。

他们用两个团把我们围在米粮山里。第二天半夜里，我们在彭军长的指挥下，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米粮山，但是红旗还仍旧让它们在山顶上飘着。我们悄悄地绕到罗林的师部背后，给他来了个反包围。

天亮以后，我们在山上的树丛中，瞧着罗林在山下的空地上集合了队伍，指手划脚地说了起来：

"……他们被我们包围啦！已经一天一夜没有饭吃啦！……"

他正吹的来劲，我们的重机枪响了。看来整齐而威严的队列，一下子象一团受惊的蜂蜂似的到处乱钻。彭军长举起手里的左轮枪，喊道：

"遵化赤卫队员，冲下去缴他的枪啊！"

我们都象出了膛的子弹，飕地冲到山下。敌人的一个师部和一个团部就这样被消灭干净。乡亲们又欢天喜地地编起了新歌：

China

彭德怀派了李成副，

山上桶溪五副球，

跳到山后打罗汉，

打得罗林通和又富西。

这一仗共缴获了五挺重机枪，一百多枝步枪。因为我们地方武装并不很需要重武器，就把独立团缴获的两挺重机枪送给了红五军。彭军长把我们表扬了一番，不但把缴来的一百多枝步枪全部给了我们，还另外送给我们二十八枝步枪和一枝驳壳枪。

从此，只有一枝枪的遵花红色独立团，全团每一个战士都有了一枝名符其实的真正的枪！

（陈慕烈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跟父亲当红军

吴华年

1928年，我十二岁。

那年夏天的一个漆黑夜晚，我家亲戚来舍云突然来到我家里。打那以后，他和父亲就经常在一起背着母亲商量事情。许多话我听了似懂非懂，但却感到新鲜有味，什么共产主义、革命、暴动、夺取地主政权、掌握红枪会等等。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忽然，母亲和父亲吵起嘴来。母亲不住唠唠叨叨，说："你参加那些红党赤干，不顾家，也不管孩子啦。"父亲说："谁说不管，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为了孩子们。"我问母亲什么是土豪，他没好气地说："快睡你的觉，小孩子打听什么。"不久父亲就参加了红枪会（过去人家拉他去他都不去）。我一看红枪会蛮好玩，许多人在一起说说笑笑，热热闹闹，也就莫名其妙的跟着去参加了。父亲在会里可是个大忙人，一天到晚东奔西跑，开会啦啥事情，我也不知道他忙的什么。

十一月二十八日晚，父亲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他已三天三夜没有回家了），屁股还没坐下，就喊："小海！"我说："做什么？"这时母亲端上饭来，父亲把饭推到一边，眼睛看了我一会说："你拿上一个酒杯，去地主吴文路家借点盐，看看吴文路在家不在家。"我到地主家一看，吴文路正在吃晚饭。我转来告诉了父亲。父亲戴上帽子，向外就走，刚跨出门一步，又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去他门口玩，看他外出不，要外出，你就在他后面远一点跟着。看他到哪家后，你就快点到会堂来告诉我。他不出来，你就老待在他门口，到时候我要华高来找你。"我一直待到快到二更天，才看到红枪会的人扛着梭镖，拿着刀，静悄悄地从四面八方

China

涌来。华高走在前面，问我吴文路出来没有。我把吴文路的情况告诉他以后，红枪会的同志们很快就把地主的房子包围起来了。有人从房子上进到院子里，打开了大門，外面的人端着梭镖，举着大刀，一拥而进。地主吴文路和他老婆正睡觉，没等他爬起身来反抗，就被我們捉住，五花大綁地綁了起来。他老婆吓得两只手提着裤子，双腿跪在墙角落直哆嗦。我瞪了她一眼，她立刻就瞪着我說："老侄儿，我們都是一族本家的，这……这是怎么回事。"我很得意地說："我們都是共产党。現在該你們这些老財倒霉啦。"我又冲她吐了两口唾沫，就跟着大伙一块到后山去杀地主吴文路。到后山一看，底鋪子的恶霸华早、华能等四个坏家伙也拉来杀了。人們都在興高采烈，說："好，革命成功了；明天就宣布成立苏維埃。"我心里想，这一下我們都成了真共产党了，可好得很。我想找爸爸問問，可是到处找不着。我急了，就大声叫喊。华高跑到我跟前說："你爸爸一会就来了，走，我們到祠堂去吧。"祠堂里已挤了好多人。到三更天时，父亲和来合云、朱文焕从大吳寨回来了。来合云說："明天成立苏維埃。"我小孩嘴快，跟着就問："什么是苏維埃？我們現在是不是都是共产党了？"合云說："好小子，你想当共产党嗎？老子是共产党，儿子大概不成問題吧。"华高接着說："小家伙今晚上也算得一个，捆吳文路就是派他先去动手的。"来合云一把把我抱起来說："小家伙不簡单，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我說："共产党是打地主的。"合云說："不錯，共产党是为穷人謀福利的。苏維埃是为穷人办事的。"

第二天成立了乡苏維埃政府、土地委員会、妇女委員会、儿童团、少年先鋒队等紅色組織；紅枪会改編为紅色补充軍第二团。华高当了团长，父亲是党代表。不久第二团就出发到东区去打地主的寨子，我也跟着大队人馬去了。

这是我过紅軍生活的第一課。我年紀小，个子低，就怕人家不要我，所以处处留意装着象个大人样，父亲在前面走，我就在他后边。我穿着一双象唱曲打板似的不跟脚的鞋。一路上，我模仿

China

着父亲那样一大步一大步的走，走着走着就被拉下了，于是我又踉踉跄跄地跑一阵才跟上。父亲只要听到这踉跄的声音，就准知道我掉队了，习惯地回头看看我，我也装着没事一样看看他。开始还可以，以后越走越吃力，最后父亲终于开口了，说："你快给我回去吧，跟着一路不够垫脚板的。"我赌气啊，就是不回去。他说："你非给我回去不行！"他脸色沉下来。我一看，脑筋转不过大腿，我离开队伍，耷耷嗒嗒地往回走。走不多远，趁他不注意，又钻到队伍里了。又走了一会，不知怎么被他发现了，他毫不客气地又把我赶出来。我干生气也没办法，蹲在路旁，眼看一村的人都神气活现地从我前面过去了，父亲还在一旁监视着我。真急死人。幸亏有人叫他到前面有事，我才又趁机钻进了队伍，跟着大伙一块行军。这时大雪飘飘，风也呼呼地吹得很紧，人们都缩着肩膀低着头。约莫快到中午，父亲到后边来检查部队行军情况，我又被他发现了。他还是赶我回家。我说冻死在外面也不回去。他看没法，就从身上脱了件单衣给我包头。我嘴虽硬不冷，其实两只耳朵和脸上象刀子割，怎么也止不住上下牙打架。这时，本家舅华官大哥对父亲说："你到前面去吧，我来招呼他。"父亲又瞅了我两眼，就到前面去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部队到达八里区南村，准备对龙岩寨、李山寨进行包围。部队到李山寨西六里的李家楼，天刚拂晓，民团还在睡大觉，打了几枪，他们就吓跑了。我们团部就决定驻扎在这里。部队都上山围寨子去了。华官和文谋叔叔忙着杀猪作饭，我帮忙挑水。我到柴堆上去拉柴火，一拉发现了一根皮带。这是什么皮带呢？我顺手拉出来一看，原来是枝汉阳造步枪。我真高兴极啦。中午，华官、文谋给部队起饭时，将这个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即刻派人下山来把枪要去看看。我也一同跟去了。到了那里，华高团长看了枪，笑着对我父亲说："好了，我们团有了一枝钢枪了。"父亲要我回团部去，把枪给他留下。我说什么也不肯。他说我不服从命令，要揍我，我才转吓走了。

China

1929年的春天，部队到渤海河以北的小村庄住下，防止大地主民团对苏区抗税。这时部队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九枝步枪，上级又发来两枝驳壳枪，是给团长和党代表的。有一次趁他们不在家，我偷偷地拿着枪玩弄。不知道枪膛内有一发顶膛火，一撞弄，叭的一声，将老百姓的一条黄牛给打死了。我吓得要死，急急忙忙去找团部司务长。司务长是个老成人，平时最喜欢我们这一帮小鬼，他看我吓得那个样，又好笑又好气。他说："你们这些小鬼呀，光给我找麻烦，你知道，赔老百姓一条牛要十四块铜洋。"说着就找老乡去了。过了不大一会，父亲回来了，一听此事，可发了大火，顺手甩了我两个耳光，又把我关起来，不给我饭吃，非要我答应赔文钱送我回家不行。这时虽然我脸上火辣辣的，但我却不哭。我知道父亲是个刚强人，从来不喜欢看哭泣掉泪的人。不过我心里暗自想量：这一下糟透了，如果他真的人硬把我送回去怎么办呢？正想着，华高团长来了，他劝了我几句，叫我以后千万听话，就把我放了出来。这下我可高兴啦！就又去烧水了。谁知一锅水没烧开，父亲又来找我了。他气呼呼地跑来说："三番五次地说你年岁太小，不懂事，跟着尽捣蛋，要你回家去等二年再来，你就是不听……。"我只好向他苦苦哀求说："去年都原上了，今年还不行吗？你枪内上了顶膛火，我以为是空枪才弄响了，今后我好好地干，听你的话，还不行吗？"刚说到这里，华高带着许多人拥进来，一齐要我唱歌。我估计这可能是替我解围的。我看了父亲两眼，就站起来唱：

正月是新年，　　穷人好可怜，
少吃无穿，　　忍饥受寒；
富人住高楼，　　皮袍棉袄，白面大馍，
鱼肉吃不了。

二月是花朝，　　工农革命到，
打倒土豪，　　土地分了。
……

China

我越唱越带劲，一面唱一面就兵演起来。一气唱完了十二月，累得我满头汗，呼呼直喘。大伙哈哈直笑，我看到父亲也抿过脸去偷偷地笑了。最后，他踱过身来，又板起面孔对我说："从明天起，每天除工作外，要学习两个字，再胡搅蛮，非叫你滚回家去不可。"我伸了伸舌头，连声说好。

半个月以后，部队改编，我们编为红十师。华高他们都到二十八团去了，父亲在军部休息。因为我年龄小，就叫我到少先队去当小兵，也没有枪。三、四十个小鬼在一起，除了行军，就学文化，上政治课。什么是阶级，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这些最基本的革命道理，很深地印在我脑子里，更坚定了我要干革命的意志。

一个多星期以后，父亲和张透剑同志一道来找我，他告诉我上级要他回后方，到光荣东区去工作，要我同他一道回去。我说："你回你的，我是不回去。"父亲说回去念我上学念书。我说："不，这里人多热闹，我们每天也都在学习，哪里的学校也赶不上军队这个大学校。"他看我很坚决，也就不再劝我，但是要我每个月给他写一封信。我说："爸爸你回去，我会好好的干，放心吧。"他老人家走了不一会又回来了，在老百姓家买了一双布鞋给我，亲手给我穿上，手摸着我的头，又看了看我的脸，说："以后千万要听同志们的话。"我嗯了一声，不知怎么就哭起来了，他的眼中也充满了泪，但是没掉下来。他转身向我们上级交代了几句话，就走了。从此以后，我再没有看见爱护我和严厉管教我的最敬爱的父亲。

1932年，我在河口战斗负伤，到罗山休养时，听说父亲随四方面军主力西征了，1935年，我长征到宁夏花马池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就到处去打听父亲的去向。后来见到了熊起松、吴华江两同志，他们才告诉我，父亲在四川牺牲了。

我实在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就偷偷地跑到村外，倚在一棵大树上放声大哭起来。从父亲的牺牲，又联想到母亲及全家的苦

China

无音信，越哭越伤心，直哭得天昏地暗。

突然，我模模糊糊觉得有人站在我旁边。我回头一看，是党的总支部书记文明地。我揉了揉眼要站起来，他却把我按住，随后他就坐在我的身旁，一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一边说："你知道谁把你父亲打死了？"我说是国民党反动派。他说："你父亲为什么被他们打死？"我说是为了穷苦人翻身闹革命。他劝慰我一番，然后告诉我："不要哭了，我们手中有枪，要向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他拉着我的手站了起来说："回去吧！同志们都在等着你。"黑暗里，我跟着这位对我关怀备至的同志，走回部队。我又感到了慈父般的温暖，这是巨大的党的温暖。父亲倒下了，党把我抚育长大成人了。

几天以后，我又和大家一起背起行装，踏上了征途，沿着老共产党员、我的父亲没走完的道路，前进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